

2019
范長江行動
香港傳媒學子內蒙古行
之 6



▲古里鄉莫日根民間藝術團演出傳統節目
大公報記者王月攝
▲學生體驗當地剪紙藝術
大公報記者王月攝



獵民
變遷

「三少民族」是指集中分布在內蒙古呼倫貝爾的三個少數民族：鄂溫克族、鄂倫春族、達斡爾族，他們曾是共同居住在山林中的遊獵民族，如今在山下比鄰而居，交往密切，在生活方式、文學藝術、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方面有着相同或相近的文化。七月十二日至十七日，范長江行動內蒙古行一眾傳媒學子深入三少民族聚居地，探訪他們下山的原因與山下的生活狀態。

大公報實習記者

何家寶、鍾岡志、牛彤 呼倫貝爾報道

放下獵槍走出山林 遊獵文化薪火相傳

三少民族告別原始踏進現代

三少民族的語言沒有文字形式。儘管世世代代薪火相傳，靠口頭保留的語言依舊流失嚴重。而時間不僅侵蝕語言，甚至吞噬文明。七月十五日下午，採訪團來到鄂倫春自治旗的古里鄉。鄂倫春自治旗旗委常委、宣傳部長何雪光向採訪團介紹說：「鄂倫春族是三少民族中最後下山的，下山之初人口只餘兩三千。」三少民族主要信奉薩滿教，「那時候醫療條件也不好，人們生病了不去醫院，男性的平均壽命一度只有四十多歲。」直到今天，中國境內的鄂倫春族人口也不到一萬，而最早下山的達斡爾族在二〇一〇年的人口普查中已有十三萬餘人。



▲現年八十七歲的鄂倫春族人胡綠英二十歲時下山生活
大公報實習記者鍾岡志攝

在境內全面實行禁獵，許多獵民紛紛轉狩獵為手工製作。被問到喜歡現在生活還是山上生活時，老人說：「感謝政府的幫忙，我喜歡現在生活。因為可以有好的住屋和食物，養老計劃也非常好。」雖然不能再以獵民方式生活，但老人把文化傳向後人。她的子孫都成為當地藝術團的一分子，利用表演延續民族文化。

科技拯救瀕危語言

胡綠英幾乎不會說漢語，在採訪中需要借助翻譯將她說的鄂倫春語翻譯成漢語。而與她相反的是，她的子孫卻都幾乎不會鄂倫春語，「他們平時都說漢語。」她說。採訪團採訪中發現，三少民族的老人不僅僅自己民族的語言，許多還掌握其他兩個民族的語言，但隨着民族語言在現實生活中的實用性越來越低，三少民族的年輕人往往連自己民族的語言都已不會說。比如鄂倫春族的年輕人何雲博，就說自己「不太會說鄂倫春語。現在的年輕人會說鄂倫春語的已經很少了。」

口口相傳的語言不僅承載了先人的信仰、歷史和英雄故事，也是其共同的記憶，為了留住歷史和瀕臨失傳的語言，政府和機構正在努力。據何雪光介紹，除了利用電台等媒介傳播語言外，目前政府已經組織專家學者編寫三少民族的語言字典，用國際音標注音，其中《達斡爾語圖解詞典》已出版，另外兩個語種也在籌備出版當中。古里鄉鄉長白鵬英補充說：「我們還會利用微信教授鄂倫春語給小朋友，由老人錄音教單字和句字，然後再播給小孩聽。」



▲政府希望鄂倫春兒童重拾民族語言
大公報實習記者鍾岡志攝

范長江行動 內蒙古行路線圖

7月10日-7月19日



▲極具鄂倫春特色的皮製品
大公報實習記者王月攝

港人投資保育鄂倫春文化

【大公報訊】記者徐小惠鄂倫春自治旗報道：儘管所隔天南海北，但香港與三少民族間卻有根扯不斷的線。何雲博在得知採訪團一行從香港而來時，告訴記者：「我在大學期間曾得到『鄂倫春族基金會』的幫助，其創立者正是來自香港的趙式慶老師。」出生於航運世家的趙式慶，不僅是華光海運控股有限公司副主席，亦長時間來從事人類學的研究工作，二〇〇四年，鄂倫春族基金會在香港註冊成立，理事長由鄂倫春族藝術家白英擔任，致力於鄂倫春瀕危文化遺產保護。二〇一七年趙式慶同香港理工大學教授于碩一起率領香港理工大學眾學子深入三少民族地區，訪談記錄鄂倫春獵民的個人口述史，編成《山上啊山上（附鄂倫春田野日記鄂倫春獵民口述史）》一書，成為研究鄂倫春與三少民族的寶貴資料。



▲「Amuke」變裝飾品
大公報實習記者鍾岡志攝

手工工藝見證傳統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何家寶、鍾岡志古里鄉報道：「我小時候都是用這個，我的兒子也是，只不過在他八個月的時候，我就轉回現代版的了，這個有點危險。」古里鄉鄉長白鵬英拿着縮小版的「Amuke」說道。

「Amuke」就是鄂倫春族的嬰兒床，它的物料是用上樺木皮跟皮革製作。之所以說「有點危險」，是因為往日，這個床會被吊在樹上，然後再用布條或皮條將嬰兒牢固在床上，目的是防止野獸攻擊孩子。床邊有木鈴，為通知父母孩子有危險而設。現代社會再沒有危險的猛獸，危險的卻變成是保護孩子的「Amuke」。鄂倫春的嬰兒都已睡在普通的床上，昔日人人在用的「Amuke」，變成手上的飾品，成為一種文化記憶被流傳下來。

根據白鵬英介紹，政府每年都會撥款十五萬元給古里鄉的「莫日根民間藝術團」，支援演出道具及手工藝品製作費用。這些補貼令族人們維持生計及傳承文化。因此當地族人下山後許多以手工製作狍皮、剪紙、藝術團為工作。藝術團會以製作飾品、模型以及傳統民族歌舞表演，讓鄂倫春族的文化得以延續。

藝術團會不斷到全國各地作歌舞表演，武漢、上海、北京等等，都有他們的足跡。如要到外地演出，獵刀在火車跟飛機都是不容許攜帶的，藝術團便立刻想出應對方法，造出「不能拔的刀」，其實就是一塊木頭雕刻而成的裝飾品。

時代巨輪不容忽視，現代淘汰了獵族的用具，三少民族用着自己的方法保存自己的文化，現今仍可以從博物館中，從藝術團的作品中，從他們的表演中，知道鄂倫春族還是存在，沒有被現代消亡。

三少民族下山史

明朝時期

達斡爾族下山，部分定居嫩江流域

十九世紀中葉

嫩江流域的鄂溫克人開始從事農業生產

一九五一年

遊獵於多布庫爾河流域的鄂倫春人走出大山在朝陽初步實現定居

一九九六年

鄂倫春族村民響應國家禁獵號召，放下獵槍，將生產方式轉向農業及牧業為主

二〇〇三年

敖魯古雅鄉的鄂溫克獵民開始「生態移民」搬遷，當中仍有少部分人至今仍在山上馴鹿，成為中國「最後的馴鹿部落」

下山辦民宿 新潮旅遊點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蔡靜穎、蔡敏儀、黃潔儀、林瑞祺鄂倫春自治旗報道：多布庫爾獵民村是鄂倫春自治旗七個獵民村之一，名源於鄂倫春語——意為「很深的河流」。它是「中國最美休閒鄉村」、「少數民族特色村寨」、「自治區遠程終端示範站點」。十五日上午，范長江行動內蒙古行採訪團前往此地探索三少民族的發展新方向，體驗少數的民族魅力。

嘎仙旅遊公司總經理孟慶江說：「鄂倫春的孩子從出生到上學，到醫療保障，都是免費的，由國家資助。」此外，國家也向村民們提供了「低保」，一些身體不好的村民能從國家拿到津貼以保證生活，而村裏更設有集體收入分紅。現在多布庫爾獵民村的年均收入已達一萬四千元人民

幣左右，達到了內地小康的標準。

獵民村依靠着自身鄂倫春民族特色資源，發展了「三大特色產業基地」：生態農業觀光採摘區、特別動物養殖以及民族特色旅遊景區。旅遊業成為村內的發展核心和經濟主收入。孟慶江介紹，在旅遊發展方面政府給予他們獎勵資金，以一百萬的修建項目為例，他們出資五十萬，政府會資助五十萬。在用地方面，發展商可以使用「邊辦邊建」：一邊辦理土地使用權，一邊建設新設施，不用一次性辦理所有土地使用權。此外，旅遊發展也為當地的就業機會，同時旅遊公司也會向周邊村民收購他們的農產品，並以此市場稍高的價格購入，保證當地村民收入，真正做到旅遊扶貧。

多布庫爾獵民村以生態旅遊為發展的核心目標，設有一百五十畝農業觀光採摘園，向外輻射建設佔地面積五百畝，當中包括養魚池、蔬菜大棚、動物養殖等。在景區內設有傳統民族建築物的體驗，如斜仁柱。由於該村落的民族文化底蘊深厚，仍保留了很多民族語言、習俗、手工藝品和節慶活動。

在民族特色的體驗上，多布庫爾獵民村設有七間民宿，外形以傳統的斜仁柱為本。據當地負責人介紹，三層樓高的斜仁柱可住三戶家庭，總共價格只要二百八十八一夜；上下兩層的斜仁柱則只需要一百六十八即可包夜，「在美國網上就可以預訂。」

除了多布庫爾獵民村的民俗外，採訪



▲敖魯古雅鄉獵民宿



▲三少民族過去居住的斜仁柱
大公報實習記者鍾岡志攝

團一行在鄂溫克的敖魯古雅鄉亦發現當地的特色民宿。民宿鄰近在敖魯古雅鄉鹿苑景區，名為敖魯古雅家庭賓館，為兩層小別墅，有鹿頭標本、鹿皮製、鹿角和獸皮強烈民族風格的裝飾。根據民宿老闆卜金林介紹，這是政府為下山的獵民提供的房子，「一個床位一晚只要一百塊，食宿全包一天也只要一百五十元，可品嚐一日三餐的農家菜。」